



门对子

吴传银

春联在我的皖东家乡又被称作门对子,是正常年景下家家户户过大年时必备之物(除非家里当年有老人去世的)。每到过年,家里的窗户户扇,粮囤灶台,大一点的家什上,门外的牛屋猪栏,羊圈鸡窝,甚至大门前的大槐树上,都贴上红纸黑字的春联,那满目的红光闪烁,满耳的吉祥如意,到处浸润和渗透着热闹劲儿,仿佛瞬间能使凛冽的腊月寒冬陡然升高了温度,天地间突然变得温暖热烈起来。人们沉浸在节日的喜悦气氛中,欢天喜地地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年。

我小的时候,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还是没影子的事,家乡读书人少,识字人不多,能提笔写字的人绝对是凤毛麟角,更甭说会写毛笔字的人了。市场上管理得紧,一天到晚都在打击投机倒把分子,即使会写,也根本没有人敢把自己写的春联拿到街市上去卖,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现成的大批量的印刷成品由着你去挑肥拣瘦地买。想贴门对儿,必须手写,糨糊贴。自家有人会写还好,倘若家里没有会写的人,过罢腊月二十三小年后,就烦神家里过年贴门对子的事了,总是急吼吼地跑到街上买红纸,购墨汁,细心的有时还顺便捎带一只毛笔,四里八下请人写春联,以备过年之需。

新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瘦高条儿,白白净净,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廉价的黑框眼镜,是乡亲们眼里的秀才。他是正正规规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学习成绩好,酷爱写写画画,由于家庭成分高,当时凭本事上学的高考招生制度已经废止,上任何大学都要走推荐这个程序,靠推荐他根本就没有门、沾不上边,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回家务农,在朴实的乡邻们眼里,新子可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文化人,大家不仅不歧视他,反而格外的尊重他,照顾他。他不仅书读得好,字也写得妙,其行书写得潇洒流利,楷书写得庄

重规范,草书写得龙飞凤舞,在不懂行的我们眼里,被令人眼花缭乱的字体彻底驯服了,其写将起来随心所欲,出神入化,是乡亲们代写书信和门对子的最佳人选。虽然有才,肚里有货,但他为人谦虚低调,性格温和,乐于助人,对乡亲们总是有求必应。写出的门对子,纸裁得讲究,字写得漂亮,词用得恰当,过年贴在自家的大门上,漂漂亮亮,排排场场的,总会给大家小户的门楣添光增彩。

每年过前的前两天,新子总是习惯性地把手平时一直放在自己床头前的简易书桌搬到采光好的地方来,用温水把几只大小不一的毛笔泡上,拿一只碗放到桌子上准备盛墨汁,放一把小刀预备裁红纸,静等着乡亲们的到来。手拿红纸、墨汁的人陆续续续上门,新子总是一边接过人家的东西,一边在卷成圆筒的红纸上标上名字或写上记号,耐心地询问请托人需要写什么,贴在哪里,要写多少,力争用他们买来的有限的纸、墨,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先前,写在门对上的词句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一副门对子,一般横披上写上“毛主席万岁”,门两边的对子必定写上他老人家作的大气磅礴的两句诗词,诸如“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之类的,朗朗上口,是当时写门对子用词的首选。但有的就叫人费解了,因为什么都讲究“革命化”,有的家庭甚至在鸡棚、猪圈上贴着“破旧立新”诸如此类字样红纸条,现在想想,真是文不对题,令人啼笑皆非。但那时大家就是这样干的,也就不足为怪了,任何人也不想为写对联平白无故地招惹麻烦。像新子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更是不敢了,大家都在过着革命化的春节,只要口号喊得响亮,哪管门对子用词切题不切题?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写门对子

的用词也慢慢地紧贴实际了,一般家庭门上按照春节的节令和生肖年份,写上吉祥如意,祝人增寿,家庭富贵的好话。做生意买卖的,干各行各业的,都会按照自己的职业特点写出本行业的特色对联来。至于在粮屯上贴着“五谷丰登”,牛角上贴上“牛头兴旺”,大门前大槐树上贴上“开门见喜”都成了最合适不过的应景之作,让人赏心悦目。这时候,一度被作为“四旧”遭查禁的历书又出现了,春联一般都刊印在它的最后几页上,有的书店甚至还出售专门刊登历朝历代绝妙春联的书籍。新子也顺应潮流,买上了几本,每逢春节就将它们拿出来摊在桌子上,参照着上面写,门对子也就写得更加得心应手了。

经过一番详细的沟通,新子对每家每户要写的东西早就了然于胸了。只见他拿起各家的红纸,展开,抹平、对折,准备裁剪。大门一般是整张红纸对半开裁成一副门对子,小门先在边上抽出几个大小不一的引条(窄的横条),再对折裁开,然后再按每张上面要写的字数均等折叠。有时还要单独剪几张大小适宜,四四方方的出来,准备写上大大的“福”字。碗里倒上浓浓的墨汁,把泡好的毛笔拿出来搭在碗沿上,一切准备就绪,新子大、小毛笔交换着使用,或淡、或浓地不停地蘸着碗里的墨,按照事先选定下来的词句,横撇竖捺,左提右钩,一气呵成地就完成了副春联。

乡亲们乐呵呵地拿上新子写好晾干的门对子,回家用开水烫出稀稠均匀粘性极强的面浆,抹浆张贴,顷刻间,原本光秃秃的门上、窗上、井上、树上……到处都是红纸,到处都透着暖洋洋的喜气。有的人家因为不识字把门对子的上下联搞颠倒了,惹得懂行的人一个劲地发笑,但这时节又有哪个去管那些不成不淡的小事?大伙儿赶紧把人收拾得光光鲜鲜的,把家收拾得清清爽爽的,欢欢喜喜地迎接“福”的到来!

春节风情说正月

蔡同伟

从一阵阵“噼里叭啦”的鞭炮声中走来;从沁人心脾的年糕香味中走来;从一句句热乎乎、亲切切的问候声中走来,走向人们的日子,走向人们的脸上都盛开着甜美的微笑,每个人的心中都鼓荡着和煦的春风,每个人的心田都萌动着彩色的憧憬……

呵,正月是一部线装古书,一幅传统民俗画,流传民间,每年这个时候,人们都要拿出来阅读、欣赏,从中品味出舒心惬意、振奋人心的感受……

从小两口带着“一枝花”,骑着“野马”,走亲访友,交流着暖融融的情感,畅谈着致富奔小康的体会和打算。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穿着崭新漂亮,追逐嬉闹,撒一路鲜亮的童趣……每个人的脸上都盛开着甜美的微笑,每个人的心中都鼓荡着和煦的春风,每个人的心田都萌动着彩色的憧憬……

呵,正月是一部线装古书,一幅传统民俗画,流传民间,每年这个时候,人们都要拿出来阅读、欣赏,从中品味出舒心惬意、振奋人心的感受……



狗年话狗趣

张光荏

2018年,是狗年,狗又称犬。狗以机智勇敢,忠于职守,赢得了人们喜爱和尊敬。中国有句民谚:“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从这句朴素的话中看出,狗是人类忠诚可靠,同甘共苦的朋友。在数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类跟狗结下了不解之缘。

常言说,“狗守夜,鸡司晨”“马忠、羊孝、犬义”。狗活泼可爱,又是人们生活中的忠诚伙伴。曾国藩的后裔曾约农,出身名门,身为学者、教育家,温文尔雅、对人和善有礼。但此人却养有一条剽悍的狼狗,曾约农在长沙某中学兼课的时候,那只狼狗也如影随行。曾约农讲课时,狼狗就蹲在讲台之侧,面对学生,一动不动,狗视耽耽课堂纪律特别好。

狗年话狗趣,七嘴八舌,以赞美者居多。与曾约农迥异,巴金曾经养过一只“知书达礼”的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在他的文章《包弟》里,他亲切地叫这只小狗“包弟”,说:“它有甚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一起不停地作揖。”中国人还把狗视为吉利的动物,如果谁的家里突然养了一只狗,主人就会很高兴地收养它,因为它预示财富来临,所谓“猫来穷,狗来富”。

季羡林曾经被一条不起眼的狗揪住了心。他为母亲奔完丧,即将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他一眼就看到那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见了它,它似乎预感到他要离开了,它站了起来,“走到我眼前,在我腿上擦来擦去,对着我尾巴直摇。”季羡林一下子泪流满面。他知道这是他们的永别,他抱住了老狗的头,亲了一口,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那里,眼泪向肚子里流。

有人爱狗,就有人厌狗,骂狗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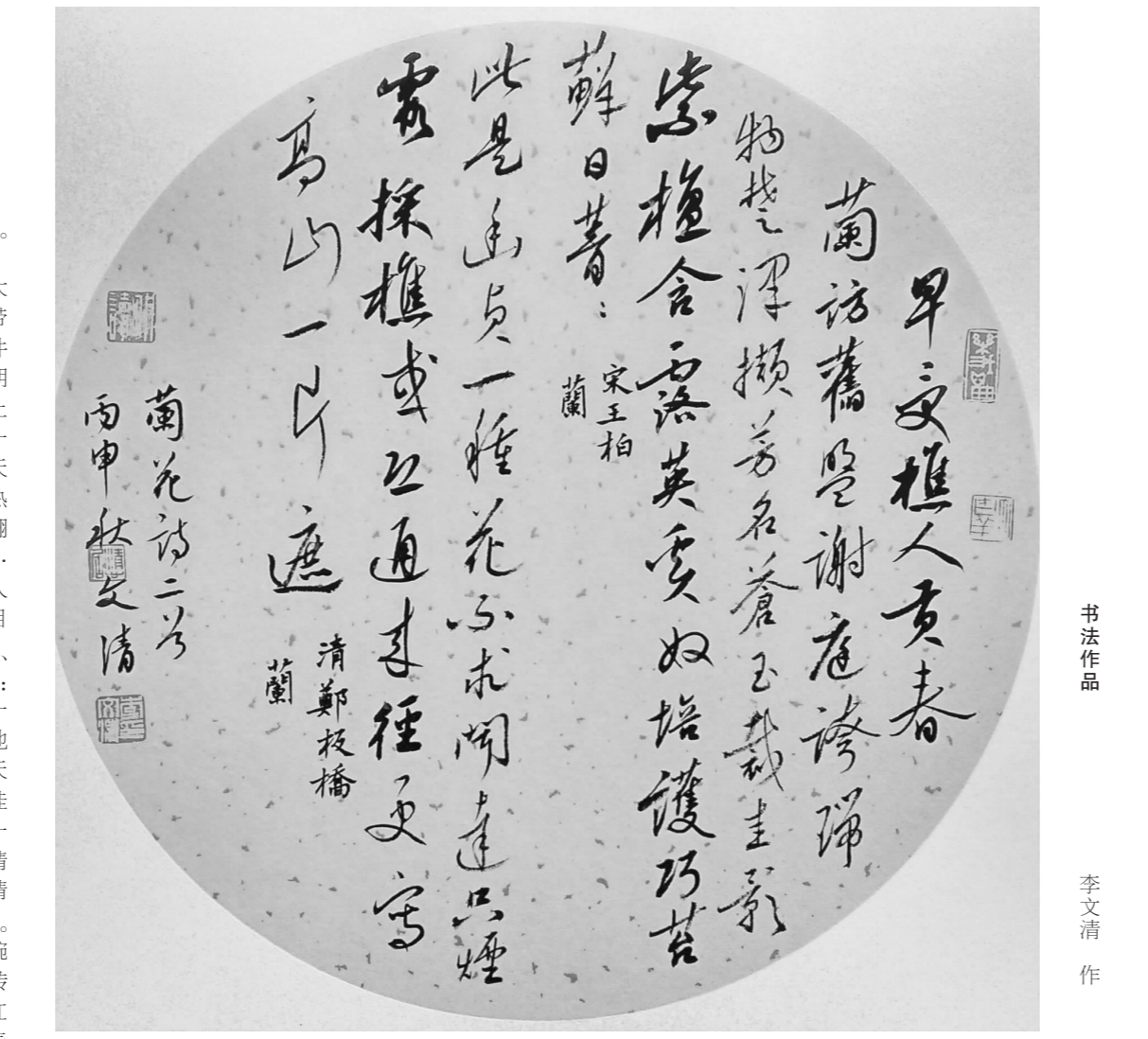
春天的心情

刘中华

春,踩着一双休闲、柔软的彩鞋,和着田畴、山林、池塘、果园阳光的吟唱,牵着小桥流水的幽静,托着蓝天白云的高远,飘着七彩鲜花的清香,干净利落地走出了冬天那银色的帐蓬。

像钟情的小伙迷恋心爱的姑娘,似怀春的少女等待倾慕的新郎。为这美丽纯真的瞬间,情“仓”的种子早已备好,心“海”的帆船早已高悬,就这样从原野,从小溪,从山坡,从街市走进春天。无需召集,全凭心的感觉,我们队伍整齐地向春天报到,哼唱着春天教会我们的动人歌谣。啊呀,真的感觉很好,这该是春天的心情吧?

雪松顶上,彩雀用卡拉OK的身姿脆鸣着鸟类的民歌;夕阳把片片小品式的微笑镶嵌在绣着金边的云海之间,清清爽爽的风,将一个又一个祝福系在广场、小巷、阳台及路边摇曳的花瓣之上,因此,只要人们从这些地方走过,祝福便永久附在了身上。漂亮的姑娘们,虽然凉风习习,却性急的用近乎夏季的着装尽情展示万种的风情;粗壮的小伙子们,早就迫不及待地穿上自认为潇洒的西装,再打上鲜艳的领带。春,以亘古不变的内容,将人们心中的愁结一个个



书法作品 李文清作

花边 (外两首)

胡艳娟

我把花边镶在春的边上 这是季节最深情的暖场 一杯敬春水 一杯敬春光 一杯在你怀里饮尽 空气中盛开着你香 我用最灿烂的笑颜 抚摸花边下的 眩惑和你想我的脸庞



诗路花语

婆婆的草堆

郭婷

大年三十上午,婆婆在厨房里忙得热气腾腾,锅上一把灶下一把,不要我们沾手。等我们将门对年画贴好,一家人净手烧香磕好头,就可以放炮吃年夜饭了。中午饭是婆婆在骨头汤上蒸了馒头,大家随便垫垫,是不正规吃的。太阳老高,便听到鞭炮声声,乡下是要抢着过年的。

厨房里两口灶两张锅。里灶旺着火,两只大公鸡还在小锅里“咕嘟嘟”炖着。揭开大锅盖,雪白的米饭上坐着馏笆,馏笆上排放着婆婆做好的菜——大块红烧肉、饼折肉圆、焦黄煎豆腐、咸水鸭、红鲤鱼、捆蹄、香肠、筒骨粉丝(钱串子)……我们排队端菜上桌入席。年年大同的年夜饭,大家还是吃得有滋有味。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孩子们急着吃完上节目(玩),婆婆叫大家都要盛饭来吃,得留“稻囤子”“粮谷子”。人多吃饭盛得多,婆婆便拿细草在锅下烧着,炕锅巴。当整整一大锅金黄厚实的锅巴端上桌子,还有谁吃饭呀。瓜分了香脆的锅巴,剩下的一碗碗米饭。“今年稻囤子留得足,可惜自家不做田了,不过人家做来也是要丰收的。”婆婆笑着说,“唉,今年天干,早粮几乎不收,您哪来的草烧啊?”细心的二哥才想起这一道菜都是婆婆用草锅烧出来的。

“你们知道,稻草就让收割机打碎了,搂不起来也不经烧。玉米大豆没成型就干死了。今年这草啊,都是我挑一挑砍回来的。”婆婆指着门前的大草堆说着,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我们这才发觉今年的草堆与往年的不同,一摆摆长长黑黑的高草整齐地码放在棉花地上,上面苫盖着一层防雨的稻草,稻草上攀着山芋藤子用来防风。草堆高高大大,结实结实。要花多少力气才能砍这么多的草啊,我们一齐将目光投向日

候她都忙活在小菜园里,栽种、浇水、锄草、施肥。下午,她多想躺下歇会儿啊,但清风从后门吹进来,她搓搓粗糙的双手,揉揉昏花的眼,自言自语——哎,眼见的做做,以后有的睡呀……

她砍过好几条马路,好些田埂了。田野里草多,砍草的就她一个人,没有人稀罕那些乱披披的高草了,再说村子里留下的人越来越少,都是些打不了工的人。他们多是要接送孩子上学,然后急急地用电饭锅液化气烧些饭菜图干净省事。一闲下来,他们聚在一起,要么打麻将推牌九要么斗地主,往往争得脸红脖子粗,什么意思?

婆婆砍得手酸,就坐到田埂上,吸支烟。公公耳背不善言语,孤独白天与沉默的黑夜婆婆就用廉价的烟卷来打发。孩子们打来电话,她总是这样那样都好地匆匆几句就挂了,怕长途费。她坐在田间,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自己在风里雨里,拼着所有的力气支撑这个家。她感到现在太幸福了。她笑着想,大儿子在上海勤勤恳恳,现在孙子孙女们都工作拿钱能叫他歇歇了。二儿子在县城买了两套房娶了两房儿媳妇——那个方头大脸肉嘟嘟的重孙子都会喊她“老太太”了,她多想拉拉他的小手啊。想到这儿,她又点了一支烟。三儿子最孝顺,每个夏天他都把二老接去,亲自服侍不让他们热着。平时做村医的女儿也隔三五地来帮他们收拾浆洗,修剪指甲洗头理发,头痛脑热的都不用担心。就连小儿子家的孙子今年也上了大学,我所有的愿望不都实现了吗?她将一抱抱草攥起来,束成两捆,担上肩头,她竟要哼唱起来。鸡要入笼了,老头子要饿了,她的一天过得多快啊。

她用双手垒就了一垛长长高高的草堆,她想在每一个团聚的日子给孩子们端上最香甜的饭菜。又有什么样的饭能比由母亲亲手捡的米,亲手种的菜,亲手打的水,亲手砍的草烧出来的更香甜呢?

门前的鞭炮纸红成一地,黑黑的草堆镀着新春夕照的金光。水泥路四通八达,尚未栖息的鸡儿们在洁净的路面上咯咯追戏,到处是欢聚的年的气息。

因为母亲,因为母亲的草堆,你会更想家,更想回家,回到家的暖怀。因为那里有抽不完的柴薪,燃不尽的温情。